

馬其頓的獨立和加入聯合國問題

洪茂雄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兼國際共黨組副召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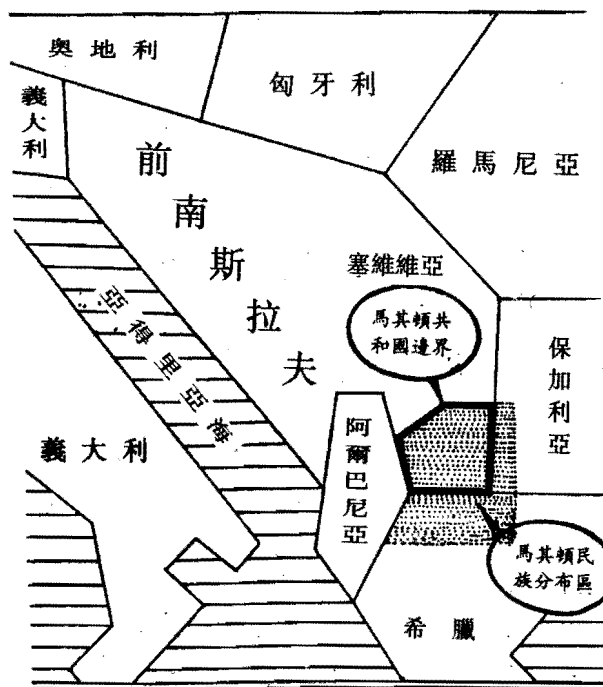
一、前言

馬其頓 (Macedonia) 是巴爾幹半島上的一個內陸國家，因為在今 (一九九三) 年四月七日以「前南斯拉夫的馬其頓」 (FYROM, Former Yugoslav Republic of Macedonia) 這樣的臨時國名，獲准加入聯合國，成為第一百八十一個成員國，而廣受傳播媒體的報導，才引起世人的關注。將近半個世紀之久，馬其頓是南斯拉夫聯邦境內六個共和國之一。一九九一年南斯拉夫正式解體之後，馬其頓乃繼斯洛文尼亞 (Slovenia) 和克羅地亞 (Croatia) 宣佈主權獨立，脫離南斯拉夫聯邦。

馬其頓這個屬巴爾幹最爾小國，其北邊與塞爾維亞相連，南邊與希臘為鄰，東部和保加利亞接壤，西部和阿爾巴尼亞毗鄰，全部面積只有二萬五千七百三十三平方公里，人口約有二百萬人，其中百分之六十七是馬其頓人，百分之廿一是阿爾巴尼亞族，土耳其裔有百分之四點八，塞爾維亞族僅占百分之二點二。①首都斯科普業 (Skopje) 建於公元六世紀，是巴爾幹半島上著名的古城，現有居民四十餘萬人，是馬其頓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

註① EIU, Country Report, NO. 1, 1992-93, pp. 22-29.

馬其頓的獨立和加入聯合國問題



馬其頓的資源有限，境內蘊藏有鉛、鋅、鐵、錳和石棉等礦產，農產品有小麥、大麥、玉米、煙草、棉花，並盛產柑橘、葡萄等。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建立了採礦業和輕工業，粗具工業基礎。其對外經貿關係與鄰邦往來密切，但必須借道保加利亞和希臘的出海口。根據一九九〇年統計，馬其頓國民平均所得為三千三百三〇美元，惟南斯拉夫爆發內戰後，經濟發展受到嚴重衝擊，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失業率劇增，通貨膨脹高達百分之二千五百，亟待西方國家經援。^②

從上述的資料觀之，馬其頓境內的民族構成並不單純，國家資源也不豐富，又屬內陸國家，對外活動很容易受到鄰邦的牽制。在這種情況下，作者對下列二個問題特別感到興趣：其一，馬其頓憑藉什麼條件得以獨立自主，而且在南斯拉夫解體後爆發殘酷內戰快近二年之際，竟能倖免，未遭波及？其二，馬其頓在面臨內外嚴峻的環境下，如何克服困難，獲准加入聯合國，所謂「馬其頓模式」反映了什麼意義？為此，本文願就以上二個問題略作解析。

二、馬其頓的歷史背景及其民族問題

(一) 歷史背景

就歷史的觀點而言，馬其頓的歷史可謂源遠流長。公元前二千年左右，馬其頓民族的祖先色雷斯人(Thrace)已在巴爾幹半島上活動。到公元前一千年以後，馬其頓開始接受希臘文化的影響。史家稱「古代馬其頓」係指公元前五世紀至公元前二世紀之間。當時的馬其頓位於巴爾幹半島北部，境內山區稱「上馬其頓」，瀕臨愛琴海一帶稱「下馬其頓」，居民以希臘人、色雷斯人、伊利亞人等為主。公元前四九五至四五〇年，亞歷山大一世統一了「下馬其頓」。公元前三五九年至三三六年，菲力普二世在位期間正式統一下馬其頓。由於菲力普二世整飭吏治，加強軍事力量，使國勢日隆，在他鞏固了馬其頓地域的統治後，乃積極向外擴張，於公元前三三八年菲力普二世率兵打敗希臘聯軍，而征服了所有希臘城邦。其子亞歷山大帝又於公元前三三〇年滅亡波斯帝國，是馬其頓最鼎盛時期，建立了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大帝國。不過，當亞歷山大帝逝世後，其部屬之間經過數十年的相互傾軋，隨即瓜分其帝國，陸續出現一系列希臘化城邦。因此，馬其頓王國僅據有巴爾幹半島一隅。在公元前二、三世紀交替之際，羅馬帝國崛起，馬其頓戰事頻繁，不到半個世紀，先後爆發了三次馬其頓戰爭(第一次馬其頓戰爭於公元前二一五—二〇五年，第二次於二〇〇—一九七年，第三次於一七一—一六八年)，最終被羅馬帝國征服，公元前一四八年以後，馬其頓成爲羅馬帝國的一個行省。^③

註② Ibid.

註③ Brockhaus Enzyklopädie, Bd. 12, (Wiesbaden: F. A. Brockhaus 1971), pp. 25—27.

公元三九五年羅馬帝國分裂東西二部分後，馬其頓歸拜占庭帝國管轄。至第九世紀，馬其頓成爲保加利亞王國的屬地。至十四世紀時，塞爾維亞王國勢力日盛，馬其頓又被其兼併。其後，在一三八九至一九一二年間，馬其頓一直在鄂圖曼帝國統治下，長達五個世紀之久。當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第一次巴爾幹戰爭時，由土耳其人建立的鄂圖曼帝國因式微而敗北。馬其頓乃分別由希臘、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等三國瓜分；希臘取得一半以上的土地，世稱「愛琴馬其頓」，約有百分之十的土地劃歸保加利亞，世稱「皮林馬其頓」，另外百分之三十八的土地由塞爾維亞管轄，世稱「瓦爾達爾馬其頓」，即今日的馬其頓。^④

從以上的歷史背景觀之，可見馬其頓過去這一段歷史，頗爲錯綜複雜。一方面其文化深受古希臘、拜占庭和土耳其的影響；另一方面，其民族定位和疆域問題，也因歷史的因素糾纏不清。因此，這個以「前南斯拉夫的馬其頓」做爲臨時國號加入聯合國的新國家，其所背負的歷史包袱，自然不言而喻了。

(二) 民族問題

根據上述的歷史背景，嚴格地說，「馬其頓」這個概念具有多方面的意義。就歷史面而言，應有「古代馬其頓」和「現代馬其頓」之分。就地理面而言，馬其頓又是跨國性的地理概念，如前面所提及的，希臘、前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均各擁有一部分「馬其頓地區」。因此，「馬其頓」若依地理概念，則涵蓋希臘的「愛琴馬其頓」、保加利亞的「皮林馬其頓」和瓦爾達爾馬其頓。再就民族面而言，居住在馬其頓的人，有其本身獨特的語言和文化，屬印歐語系斯拉夫語族，亦即南部斯拉夫民族的一支，介於保加利亞語和塞爾維亞語之間，文字採用古斯拉夫字母。馬其頓人受拜占庭帝國影響較深，以信奉東正教居多數，但鄂圖曼帝國統治時間甚久，也有一部分歸化伊斯蘭教。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馬其頓即被瓜分。其後，馬其頓的民族地位又起爭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後仍未獲承認。保加利亞把馬其頓視爲保加利亞民族的一部分。第一次巴爾幹戰爭時，保加利亞爲攫取更多土地，曾一度占領斯科普里，後來又被希臘和塞爾維亞逐出瓦爾達爾馬其頓。反觀塞爾維亞這一方，視馬其頓民族爲「南部塞爾維亞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時屬塞爾維亞的馬其頓因協助狄建立游擊隊基地有功，乃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得以建立「馬其頓人民共和國」，隨後南斯拉夫始正式承認，馬其頓爲南斯拉夫聯邦主體民族之一；至於希臘，則一直不承認其境內約有十六萬的馬其頓少數民族，僅視其爲「講斯拉夫語的希臘人」。^⑤

註④ Ibid.

註⑤ Ibid.

馬其頓民族的地位之所以備受鄰邦蔑視，其主要原因可歸納如下三點：

第一，長久在外族的統治下，深受外來文化的影響。馬其頓只有在公元前四世紀有過一段顯赫輝煌歷史，其後即走向沒落，歷經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和鄂圖曼帝國的統治長達二千多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得以復國。馬其頓民族在這樣複雜歷史背景的情況下，其固有文化和民族特性自然不易保存，反而易受統治者強勢文化的影響或被同化。

第二，馬其頓地理位置處於歐亞交通孔道，戰略地位重要，為強權必爭之地。當羅馬帝國和鄂圖曼帝國鼎盛時期，向外擴張均必經馬其頓，因此很容易受到強權的支配，很難擁有自主權。

第三，與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兩支斯拉夫民族為鄰，彼此差異性不大。馬其頓語言和文化，與保加利亞或塞爾維亞相當接近，在宗教信仰上，又同屬東正教，因而較易融合。

三、馬其頓獨立經過和面臨困境

(一) 獨立經過

馬其頓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即尚未被希、保、塞等三國瓜分之前，已有過一段領土爭奪的滄桑史。保加利亞對馬其頓尤其懷有兼併的野心，在十九世紀九〇年代，曾出現二個團體試圖號召群眾解放馬其頓。該兩團體：其一，是屬激進的「最高馬其頓委員會」(Supreme Macedonian Committee)，因其成員均在馬其頓區域外進行活動，故又稱境外派(The Externals)。其二，是採漸進策略的「馬其頓內部革命組織」(Internal Macedonian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簡稱IMRO)，主張馬其頓先行自治，再由自治而兼併，於一八九三年建立，其支持者主要來自保加利亞境內，故又稱境內派。一九〇三年「馬其頓內部革命組織」在未和索非亞取得協調的情況下，突然發動叛變，隨即被土耳其派兵鎮壓，約有三萬馬其頓人逃往保加利亞境內，仍繼續要求索非亞政府助其收復故居。惟此次叛變的失敗反而促成希、保、塞三國的合作，相互結盟將土耳其逐出巴爾幹，然後再由三國共同瓜分馬其頓。⑥不過，馬其頓民族萬萬沒料到，三十年後因南斯拉夫共黨的崛起而有復國的生機；再過近半個世紀，又因南共的潰敗，因禍得福，獲得主權獨立國家的地位。總而言之，戰後馬其頓民族邁向獨立進程，基本上可分三個階段：

復國時期：一九四五年四月，由狄托領導的南共首先建立了「馬其頓人民共和國」。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間，狄托和

註⑥ 李邁先，東歐薩爾史，台北，三民書局，民國八十年一月增訂版，頁一六三。

保加利亞共黨領導人季米特洛夫 (Georgi Dimitrov) 曾倡議建立巴爾幹聯邦，主張把馬其頓統一成爲一個國家，加入擬議中的巴爾幹聯邦，後來因爲史達林的反對而胎死腹中。^⑦

聯邦時期：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廿九日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一九六三年更改國名爲「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馬其頓即是聯邦內六個共和國之一。一九七四年頒行新憲法，使馬其頓在聯邦主席團、聯邦議會、聯邦政府，乃至南共主席團均佔有一定席位，參與決策，享有相當份量的發言權，以及某種程度的獨立自主。^⑧

主權獨立時期：一九九一年九月，馬其頓繼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兩共和國之後表明獨立意願，隨即召回派駐聯邦主席團的代表。十月舉行公民投票，雖然阿爾巴尼亞族抵制該項投票，但絕大多數馬其頓居民贊成脫離聯邦獨立。^⑨十一月二十日正式宣佈獨立，頒行新憲法，其中載明「馬其頓乃是馬其頓民族的祖國」，並誓言保護鄰國境內馬其頓人的文化、經濟及社會權利。上項聲明立即引起阿爾巴尼亞裔和希臘的抗議。一九九二年一月，舉行公民投票，贊成賦予西境阿裔享有自治權利。一九九一年十一月，歐洲共同體針對前南斯拉夫共和國境內民主發展及人權狀況進行調查的「班丁德委員會」(Badinter Commission) 指出，「各共和國中國境內只有斯洛文尼亞和馬其頓符合歐體承認的標準，尤其後者各項表現最令人滿意。」總的看來，馬其頓的獨立過程遠比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乃至波黑等共和國要平和多了。

(二) 當前面臨的困境

馬其頓雖然得到主權完全的獨立，同時也獲准加入聯合國，成爲這個國際組織第一八一個會員國，但其當前面臨的困境，仍有一籊筐，亟待解決。茲就政治、經濟、社會和外交等方面略述如下。

首先，就政治方面而言，希臘雖然對馬其頓的國號問題妥協，接受了「前南斯拉夫的馬其頓共和國」這個折衷案，但馬國境內民族主義高漲，朝野政黨對國名問題猶爭論不休，尚難建立共識。尤其阿爾巴尼亞裔所組織的政黨，正藉機擴大其權力，使執政黨左右爲難，備受壓力，影響政局的穩定性。^⑩

其次，就經濟方面而言，自前南斯拉夫爆發內戰以來，幾乎所有巴爾幹國家均受連累，馬其頓更是雪上加霜，受到相當大的衝擊。最明顯的例證，如一九九二年對外貿易銳減百分之六十，失業率高達三十個百分點。儘管希臘放鬆稍早對馬其頓

註⑦ 同註①。

註⑧ Richard F. Staar, *Communist Regimes in Eastern Europe*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2), pp. 241-242.

註⑨ 一九九一年九月十日舉行公投，投票率近八成，百分之九十八的選民贊成獨立，參見自由時報，台北，民國八十年九月十一日，第十一版。

註⑩ EIU, *Country Report*, No. 1, 1993, pp. 20-22.

的石油禁運，能源的短缺現象略有舒緩，惟欲進一步改善其經濟情況，則勢必與希臘關係正常化，消除來自雅典的阻力，始能獲得歐洲共同體的援助。^⑪

再其次，就社會方面而言，今（一九九三）年二月底在首都斯科普葉，因興建波士尼亞難民收容所，導致爆發流血衝突。根據統計，已有超過三萬名波士尼亞難民湧入馬國，對原本凋敝的馬國經濟又增添額外財政負擔。特別是大部分難民屬信奉回教的穆斯林人。因此，反對黨和民族主義份子一再指控執政當局的安置難民計畫，會導致國家「穆斯林化」，更添社會不安。^⑫

最後，就對外關係而言，於四月病故的土耳其歐薩爾（Turgut Ozal）總統，曾在二月中旬訪問了保加利亞及阿爾巴尼亞。從種種跡象顯示，土、保、阿、馬等四國似有意結合成非正式防衛同盟，以因應塞爾維亞擴張主義及科索沃地區可能爆發的戰爭。據報導，希臘外長表示可以接受馬其頓以「前南斯拉夫的馬其頓共和國」為法律名稱，顯示希臘政府的重大讓步，因為稍早雅典一直堅持馬國必須有截然不同的新名稱，目前兩國關係似乎有所改善。^⑬保加利亞總統謝列夫（Zhelev）於二月五日到達斯科普葉進行「非正式」訪問，此乃兩國為避免觸及雙方敏感問題所做之權宜安排。雖然保國率先承認馬其頓，但雙方至今仍為「馬其頓人」的認定問題有所出入。馬其頓人本身自認異於其他斯拉夫人，但保加利亞人則基於相同語言等因素，認為根本不存在所謂馬其頓人問題。因此，索非亞政府至今僅在馬國設總領事館。^⑭再者，儘管塞爾維亞人主導的前南斯拉夫軍隊，已於一九九二年春天撤回，同時也撤回軍備，馬其頓轉而接受土、保兩國的士兵訓練和裝備等軍事援助，但整體防衛能力仍相當弱。因此，聯合國決議派遣和平部隊至接近科索沃邊境時，馬國政府至表歡迎。^⑮惟一般認為，一旦塞爾維亞人大舉進行攻擊，聯合國和平部隊最多只能暫時「延擱」塞人的突然攻擊，不見得能有效嚇阻。^⑯

綜上所述，馬其頓雖然獨立了，但緊跟隨而來的卻有兩大挑戰：其一，安全問題，即如何避免南斯拉夫內戰的波及，和如何緩和境內民族主義份子的敵對態勢，以冷卻緊張局面。聯合國已體認到南斯拉夫解體後二波戰火的經驗教訓，為了不再重蹈覆轍，現正擬議派遣一支較具規模的和平部隊駐守在馬其頓和塞爾維亞科索沃邊界，以防止所謂「第三波」戰火的可能發展。其二，經濟問題，即在前南國內戰的衝擊下，經濟發展嚴重受阻。馬其頓在南斯拉夫未解體前已經飽受中央指令性計

註⑪ Ibid.

註⑫ Ibid.

註⑬ Ibid.

註⑭ Ibid.

註⑮ 明報，香港，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第二十八版。

註⑯ 同註⑮。

畫經濟之害，目前正邁向市場經濟之際，又面臨鄰邦戰爭的拖累，致使其經濟轉型更增加困難度。未來馬其頓政局的穩定性，經濟重建則是最主要關鍵。

四、加入聯合國問題

(一) 加入聯合國的過程

照理說，南斯拉夫解體後，原屬聯邦成員的馬其頓共和國應可依例，繼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和波斯尼亞——黑塞哥維納之後，順理成章加入聯合國。可是，馬其頓因國號問題，屢遭希臘施加政治和經濟的雙重壓力，未能如願。不過，斯科普業政府爲了突破雅典的刻意封鎖，改採務實彈性策略，以期能夠成爲聯合國會員。其致力加入聯合國的目的，至爲明顯，其一是爲了擺脫希臘在外交上的封鎖。由於雅典政府的阻力，導致美國及西歐各國遲遲未能承認其獨立主權國家地位。其二是爲了獲取經濟援助。國際貨幣基金會及世界銀行等機構，在其國際地位未定前無法給予經援。基本上，馬其頓加入聯合國可歸納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提出申請入會：一九九三年一月，馬其頓正式向聯合國安理會提出入會申請；在希臘強烈異議下，秘書長蓋里不得不擱置此項入會申請案。

第二階段，歐體從中斡旋：一九九三年二月，英、法及西班牙出面協調；四月，希臘與馬其頓就名稱問題達成協議，但隨後希臘針對國旗（韋爾吉納太陽旗）提出異議。

第三階段，獲准成爲會員國：同年四月七日，聯合國安理會無異議通過八一七號決議案，接納「前南斯拉夫的馬其頓共和國」爲第一八一個成員國，但暫時不升國旗，等待協調。同時，馬其頓亦使用此臨時名稱加入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會。^①

無可諱言的，馬其頓加入聯合國也遭遇到內外存在的阻力。首先，就其外在阻力來說，當馬國宣佈獨立和申請加入聯合國時，其主要阻力當然來自希臘。因爲希臘北部一省亦稱爲馬其頓。該地區的人民和文化與現在的馬其頓均有共同的淵源，雅典政府認爲斯科普業當局對該省懷有領土要求野心。爲此，希臘乃展開一系列外交活動，試圖孤立斯科普業政府。諸如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希臘促使歐體達成協議，在馬其頓放棄所有領土要求，停止其外交宣傳及改變國家名稱前將不予承認；一九

註① The Japan Times, April 8, 1993, p. 6.

九二年六月，歐體高峰會議的「里斯本宣言」，在希臘的堅持下，特別揭示，除非斯科普葉政府放棄使用「馬其頓」這個名稱，否則歐體成員將不給予承認；同年八月，希臘對馬其頓實施經濟封鎖。凡此種種，無疑地均對馬其頓政府帶來極大的阻力。其次，就在在阻力來說：目前馬其頓執政內閣相當弱勢，由溫和派和阿裔政黨組成的政府隨時必須面對反對黨——國會最大政黨（VMRO—DPMNE）的倒閣挑戰。由於馬國加入聯合國的名稱和國旗仍未定案，已引起馬國人民不滿。反對黨正醞釀對總理克里文可斯基投不信任案，指控政府違憲；民族主義者更表憤怒，深恐希臘和塞爾維亞反可藉機侵犯馬國主權。同時，馬其頓人民對加入聯合國後卻不能升起國旗，認為是種屈辱；最具影響力的教會——東正教亦認為此種安排是「謊言、陷阱和侮辱」。⑯顯然地，斯科普葉當局匆匆加入聯合國，仍未凝聚全民共識，政爭猶在。

(二) 馬其頓模式的特徵

從馬其頓獲得獨立和申請加入聯合國的經過看來，基本上反映了下列幾個問題：

第一，民族主義取代共產主義：本來共產主義已帶給這個巴爾幹國家過多的災難，未料，共產主義被拋入歷史灰燼之後，取而代之的是民族主義，並且是一發不可收拾，成為後共產主義時代的另一次災難。

第二，多民族國家的分裂，以戰爭換取獨立，代價高昂：如果南斯拉夫維持鬆散的聯邦體制，或許這一場內戰可以避免。可是，大塞爾維亞主義抬頭，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又不甘示弱，導致南國解體，戰火因而蔓延。

第三，歐洲人解決不了歐洲事，還得要勞駕美國人出馬：歐洲儘管是世界文化思想之搖籃，但現代歐洲每當有戰事發生，歐洲人卻顯得束手無策，還得要依賴華府的力量出面解決。第一、二次世界大戰如此，這次巴爾幹戰火勢必也要依賴美國的力量，才有和平的希望。由於南斯拉夫內戰的慘痛教訓，為了防止巴爾幹戰爭的擴大，聯合國一方面在馬國未加入聯合國之前，立即派七百名和平部隊進駐馬、塞兩國邊界，以防範未然。隨後，華府也公開表示，將派遣地面部隊駐守馬其頓邊區；另一方面敦促希、馬協商化解爭端，使得馬其頓順利加入聯合國。這種未雨綢繆的措施，對該區域的安全，具有穩定作用。

第四，馬其頓加入聯合國過程又開創新例：戰後的分裂國家，如東西德、南北葉門和南北韓均在相互的妥協下加入聯合國。南國分裂後馬其頓加入聯合國，則是馬國本身與鄰國希臘的妥協，並且以臨時國名加入聯合國，又無法升起國旗，又為聯合國史上開創一個先例。

具體言之，馬其頓基於「安全至上和確保主權獨立地位」的考量，其加入聯合國至少具有下列重大意義：其一，確認馬其頓國際人格地位，對其安全有重要象徵性意義；其二，獲得國際社會正式承認，並藉此擴大其對外關係，可獲得歐美工業國家、世界銀行，乃至歐體等組織經援，對其穩定國內政經情勢大有裨益。至於馬其頓加入聯合國模式的特徵，簡要地說，可歸納如下：

其一，以臨時國名申請入會：自聯合國成立以來，只有過會員國申請更改國號，如東歐變革和蘇聯解體之後，匈牙利、波蘭和羅馬尼亞均更改國號，放棄「人民共和國」稱號，改名「匈牙利共和國」、「波蘭共和國」，羅馬尼亞則乾脆把「社會主義共和國」刪掉，直稱「羅馬尼亞」。另外，蘇聯則由「俄羅斯聯邦」取而代之，從未有過會員國用臨時國名申請入會。

其二，在聯合國總部還不能飄揚國旗的會員國：馬其頓因採用公元前四世紀先人所用的「有十六道光的黃色太陽，背景深紅色」旗幟，亦即非力普王及其王室家族的徽號。雅典政府認為，斯科普葉當局設計這樣的國旗，顯然是企圖對希臘統治下的馬其頓省提出領土要求，因此從中作梗，反對到底，使得馬其頓在短期內，尚難升起自己的國旗。

其三，歐體國家從中斡旋，促使希臘與馬其頓妥協：如果没有英、法、西等歐體成員居中協調，馬其頓僅憑本身的力量，勢難踏進聯合國大門。歐洲畢竟有其重視人權，尊重主權獨立的傳統，樂於幫助弱小國家確保其獨立地位。反觀亞洲國家，則是各行其是，像我國有雄厚的經濟力量，東亞國家卻視若無睹，不肯為台北重返聯合國遊說，以穩定亞太安全情勢。

其四，安全至上，確保主權獨立為先：馬其頓採務實外交，一切以確保國家安全和主權獨立為首要目標，而暫不計較國號和國旗問題。換言之，斯科普葉政府決定採用臨時國名，又接受暫不升國旗的事實，卻未損及國家利益，或所謂的國家尊嚴，反而獲得來不易的國家利益。

五、結 論

馬其頓的主權獨立和加入聯合國問題，總算有了相當不錯的結果。不過，馬國未來的發展，仍有某些課題亟待解決。

首先，正式國名和國旗懸而未決，必須整合朝野意見，建立共識。馬其頓把公元前四世紀非力普王及其皇室家族徽記——紅底加上十六道光的黃色太陽，做為現代馬國國旗，顯然易生猜忌，又不現實，必須另行設計，才能獲得鄰邦信任。此外，國名問題勢必爭論不休。目前的方案有以首都斯科普葉代替國號，或馬其頓後面括弧斯科普葉，或瓦爾達爾馬其頓，或新馬其頓，或斯拉夫馬其頓等名擇其一。惟「馬其頓」這個名稱，似乎馬國人民不會輕言放棄，而以最後兩者似乎較為可行。

其次，民族衝突的潛在危機有待克服。馬國總統格利戈羅夫曾公開抨擊「大塞爾維亞主義」，貝爾格萊德當局對馬其頓的宣佈獨立也置之不理，境內少數塞爾維亞族居住區要求自治，有塞國為後盾，加上馬、塞邊界未明，爭端難免。再者，阿爾巴尼亞族佔馬國五分之一人口，也要求自治，獲阿國的聲援。^①準此以觀，馬其頓亦潛存民族主義的不穩定因素。

再其次，加強與保加利亞、歐洲共同體的合作。馬其頓總統在馬國宣佈獨立不久，一反過去幾十年的立場，公開表示：「馬其頓的所有馬其頓人只會宣稱自己是保加利亞人」，向索菲亞靠攏，^②其主要用意昭然若揭；其一，可先獲得保國的承認，取得政治上的獨立地位；其二，加強與保國的合作，既可在政治上得到支援，又可在經濟上得到好處，借道保國取得出海口，俾便發展對外經貿關係。此外，馬國與歐體的關係加強，也攸關其未來政經發展的穩定性。

最後，確保馬其頓安全的可靠力量，還得要仰賴聯合國的和平部隊。聯合國為了避免馬其頓重蹈波士尼亞「種族淨化」的覆轍，派駐較具規模的和平部隊甚為迫切。如果沒有聯合國積極介入，馬其頓亦可能發生動亂。總而言之，以馬其頓這麼一個弱小國家，面對有領土爭端的鄰邦，和巴爾幹「火藥庫」一觸即發的危機，如何「求生存，保獨立」，倒是頗引人關注的新焦點。

註① 同註⑩。
註② 同註⑩。